

和珅 帝王心腹

孤苦少年和珅，只因在人群中斗胆回了一句乾隆的话，赢得龙颜大悦，顺势攀援而上，以惊人的情商和手腕，成为乾隆晚年离不开的左右手，呼风唤雨二十年，个人财产数倍于国库总收入。

而老帝王的心腹，就是新帝王的心腹大患！
翻开本书，了解寄生于权力的人，在权力转换中瞬间覆灭的必然法则。

传记小说
李师江 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和珅 帝王心腹

孤苦少年和珅，只因在人群中斗胆回了一句乾隆的话，赢得龙颜大悦，顺势攀援而上，以惊人的情商和手腕，成为乾隆晚年离不开的左右手，呼风唤雨二十年，个人财产数倍于国库总收入。

而老帝王的心腹，就是新帝王的心腹大患！
翻开本书，了解寄生于权力的人，在权力转换中瞬间覆灭的必然法则。

传记小说
李师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和珅:帝王心腹/李师江著. --北京:北京联合
出版公司,2014.8

ISBN 978-7-5502-3389-8

I. ①和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和珅(1750~1799) —
传记 IV. ①K827=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76298号

和珅:帝王心腹

作者:李师江

责任编辑:王巍

选题策划: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盛亮 潘炜

封面设计:莫晓娟

版式设计:陈宇婕

责任校对:张新元 曹振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字数558千字 700毫米×990毫米 1/16 32.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3389-8

定价:49.9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请致电010-85866447(免费更换,邮寄到付)

目录

- 第一章 贪知府屈打良善人 穷和珅贱卖官封地 / 1
- 第二章 幼年失怙巧悦继母 官学苦读蒙冤挨打 / 14
- 第三章 娘舅无情登门受辱 提鸟拜师冰释前嫌 / 28
- 第四章 师徒谈史初授机谋 兄弟论道文武报国 / 41
- 第五章 袁枚赋诗兄弟扬名 尚书觅婿曙光初现 / 50
- 第六章 洞房夜娇妻床第承欢 落榜时英廉指点捷径 / 70
- 第七章 入皇宫谨谋侍内廷 见圣主斗胆亮才学 / 84
- 第八章 背论语乾隆突降皇恩 伴君侧英廉当头棒喝 / 93
- 第九章 忆旧情乾隆疑转世 幸山东和珅巧安排 / 101
- 第十章 设机谋圣上夸拒贿 无寸功海成辱宠儿 / 111
- 第十一章 大兴宅第安明献殷勤 以文入罪海成自做孽 / 123
- 第十二章 瞞父丧安明受凌迟 遭弹劾和珅陷险境 / 133
- 第十三章 查反诗借机再邀宠 掌税关整治奸猾吏 / 141
- 第十四章 毙秀女悖妃惹圣怒 过税关骄帅结仇怨 / 154

- 第十五章 使急智赚取乾隆赐名 赴私宴结交官僚子弟 / 174
- 第十六章 纪昀借匾暗讽和珅 惇嫔用计重获圣宠 / 183
- 第十七章 戏耍孙士毅藏风险 认取干女儿弄私情 / 197
- 第十八章 宠纳兰后院涌风波 游泰山两臣斗文才 / 211
- 第十九章 逞机智国泰待时 炫奢华征瑞失言 / 224
- 第二十章 汪如龙苦心攀高枝 郭大昌秉性避和珅 / 236
- 第二十一章 和珅茶楼听民声 乾隆筹谋固海坝 / 245
- 第二十二章 说钱财和珅诉衷肠 为病僮妙计请御医 / 255
- 第二十三章 秽声外传无奈送娇娃 精心布局暗算李侍尧 / 268
- 第二十四章 虚虚实实和钦差审贪游山水
金蝉脱壳赵管家避祸居青楼 / 281
- 第二十五章 揣测圣意违心保侍尧 攀龙附凤公主尚长子 / 297
- 第二十六章 奇书传世高鹗续写石头记
甘肃查贪和珅牵出大窝案 / 312
- 第二十七章 偷梁换柱黑心官调包脏物
倒拜师门吴省钦会试得手 / 329

- 第二十八章 暗访山东弹劾巨贪 预留退路涉险过关 / 341
- 第二十九章 宠尤物和珅刊行石头记
伤香妃乾隆六巡江南地 / 357
- 第三十章 海升案敲山震阿桂 劾家奴诤臣反获罪 / 379
- 第三十一章 光鼐忠谏死里逃生 和琳办案不辱使命 / 390
- 第三十二章 淫戏百出玉体写墨书 杀人无形勋贵遭连罪 / 404
- 第三十三章 炫宝石家门口遭戏 扬富名皇阿哥借宝 / 415
- 第三十四章 尹壮图报国空余恨 和大人用计得美人 / 427
- 第三十五章 驻藏赋诗和琳淡泊明志
行医和珅陈湫左右为难 / 444
- 第三十六章 禅让永琰乾隆恋权 传位授玺和珅失算 / 456
- 第三十七章 左右会试阴差阳错 权斗皇储危机潜伏 / 466
- 第三十八章 诬福崧外省除劲敌 失幼子夫人别人寰 / 483
- 第三十九章 朱珪妙计先发制人 乾隆驾崩新皇出手 / 492
- 第四十章 机关算尽如梦一场 楼台唱戏道破人生 / 506

第一章

贪知府屈打良善人 穷和坤贱卖官封地

乾隆年间，有个叫赖五的人，在三等轻车都尉常保手下做事。虽说文不能下笔，武不能弄枪，但他懂得察言观色，机灵善变，获得常保的信任。常保在保定有十五顷的官封地，每年收租打理，需要一个可靠的人去当庄主，这桩好差使就落在赖五的头上。

赖五去了保定，相当卖力，尽心管理土地，收租之后，将谷物银两、收成丰歉，一一详报家主。常保是个耿直人，又被皇帝任命福建副都统，常年戍守在外，很少留在京城，因此对赖五的账目并不放在心上，草草应付。赖五是个机敏人，觉得有机可乘，便留了个心眼，将年租自个儿留下三四成，再添些歉收的借口，上报家主。常保也不追问，让赖五轻松就蒙混过关。赖五由家奴变成二地主，几年下来，娶妻生子，做个殷实人家，完全不把自己当家奴了。

常保对朝廷尽心尽职，竟在福建任上染病身亡。赖五这下不必忌讳家主，只要应付常保家中妻小既可，更加肆无忌惮，上缴租金越来越少，在保定本地，也成为一个吃得开叫得响的活络人。那保定知府穆璉璋得知赖五掌管着十五顷上好的官封地，也和赖五往来，觊觎这些肥田。

日子好了，赖五也有一桩心事，他有妻无妾，觉得上不了台面，每次跟有钱人喝酒应酬，总觉得低人一等。他一直寻思找个小妾，因此心中暗暗留意。有个租户家的女儿，刚满十四，长得可人，赖五偷偷放在心里。这日午间，他正在园中凉椅上斜躺，想着怎么把人家女儿便宜搞到手，想着想着便起了鼾声，梦中竟也有了笑容，一丝口水从嘴角溢出。

一阵敲门声把赖五惊醒，赖五翻身起来，用袖子抹了一下嘴角，打开院门，门口出现两个人，一个是十来岁的少年，另一个是中年汉子。少年长得面庞白净，天庭饱满，模样俊秀，一双眼睛慧光流转，却暗含忧郁，虽然风尘仆仆，略显疲惫，但掩饰不住王侯公子的珠玉丰姿。身边的汉子背着行李，脸上皱纹粗放而坚韧，任劳任怨的实诚相。赖五见了两人，颇为面熟，脑中一闪念，心中不由一寒，不过嘴上却是热情道：“嘿，这不是刘全哥吗，快进快进，今天什么日子，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？”

叫刘全的汉子并不着急进去，而是介绍旁边的公子道：“这是少主人善保，想来你没见过几面吧。”

赖五慌忙施礼，道：“原来是大少爷，难怪相貌不凡，小时候有见过，想不到一转眼就这么大了，请进请进。”

这善保就是主家常保的大公子，今年一十有三了，看似嘴上没毛，举止之间却有成人的分寸。赖五不常到府上，自然没见过几面，刘全是常保家的得力管家，赖五就比较熟了。在常保去世三年之后，主仆二人登门，赖五心想不会是什么好事，故而心中颇为忐忑，但不管如何，先依礼将二人招待好便是。

当下叫婆娘烧了几个菜，请二人上座。赖五道：“这是我这里能备的最好酒菜，也许不太对得上公子的胃口，您将就将就。”席间嘘寒问暖，问少爷境况，很是殷勤。

善保一路颠簸，吃得也不好，当下也不客气，酒菜下肚后，精气神也上来了。十三岁的人儿，说起话来，虽然口音稚嫩，却有大人一般的沉稳。善保道：“家父在世时，对你还好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除了一个好字，我能说什么呢，他是对我十分的好。”赖五不知少主人葫芦里卖什么药，边察言观色边谄媚道。

“既然先父待你不薄，我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开门见山。这次我和全叔来，是想求你一事，请你务必成全。”善保一边说话，一边观察着赖五的反应。

赖五把胸脯拍得“砰砰”响，好像卖膏药的练家子：“只要我赖五能办得到的，您尽管开口就是。”

听了这话，善保觉得吃了定心丸，当下诚挚道：“既然你是自己人，我也不怕把窘境抖露出来。自从家父去世后，家境一落千丈，到如今家中十几口人衣食堪忧，最令我头疼的是，我和弟弟学费都成问题。我这次来，是来筹款，以渡过难关。”

赖五心中“咯噔”一声，果然是个钱字，当下皱起眉头，点头道：“是呀，

老爷是家中的顶梁柱了……不知少爷要个多少？”

善保和刘全对看了一眼，轻声但是坚定地吐出一个数字：“一百两！”

赖五如被烙铁烫了，嘴里吐出一口凉气：“这这这，少爷，这么大的数字，叫我一时如何筹措，这个恐怕……”

善保朗声道：“赖叔，这个数字并非信口开河，而是根据这些年应收地租与实收地租算出来的。我们亲自来一趟，就是烦请你将佃户原来短出的部分收回，希望赖叔成全，让我兄弟家人渡过难关，日后必然记在心上。”

这话说得隐晦，是给赖五面子，实际上就是说，原来赖五截留的部分，凑起来也是一百两有余的。

赖五被点出猫腻，不由暗暗心惊，但转念一想，对方毕竟是个孩子，我怎么能输给他呢？只要抱定死不认账，他又怎能奈何我？况且，自己在本地还有知府撑腰呢。于是赖五有了底气，咳嗽一声，大声应道：“少爷有所不知，这些年保定非早即涝，土地收成极是有限。前几年皇上南巡，保定百姓加重纳税捐银，十五顷土地收入无几，租金更是难上加难，与您掐指算的相去甚远。少爷要是想要十两八两，我倒是能砸锅卖铁给您凑齐，这一百两银子，您让我把自己卖了，也是没办法的。”

说着赖五直摇头叹气，看样子是横竖不给了。

刘全在一旁看出赖五装穷，不由窝火了，把话直接说了出来，道：“赖五，少主人虽然年少，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，你也别当他是孩子。这些年你代为管理，前些年代收的租金只有六七成，这两年更是只有三四成，只因主人豁达大度，没有追究。现在少主人急用银两，你作为庄主，还上旧账就是了，这般推托，只怕对不住老爷当年对你的恩情呀！”

赖五一听，跳了起来，索性撕破脸皮，叫道：“刘全，你这么说难道是我瞒你坑你了？你没在我这个位置，怎么知道我的难处呢？这土地是靠天，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的，你躲在京城，这几年的水旱灾害你是不知道的，佃户们又都是狡诈之徒，租金能赖就赖，能收回几成还是我跑断了腿的，不是你张口有多少就有多少。”

刘全见赖五耍泼，气得脸都青了，叫道：“不管你怎么狡辩，这旧账是可算可查的，你是看老主人不在世了，想要赖不成？”

赖五心想，既然都到这份上了，就把底牌亮出来吧，当下不顾刘全的叫嚷，冷静道：“要一百两也不是没有办法，您把这块地卖了，倒是值这个钱！”

善保一看，赖五由和颜悦色变成满脸恐怖，吓得眼泪都出来了，哭着道：

“赖叔你怎么能这样，以前我阿玛在世的时候，你可是说什么都听的，你现在这样无情，我都……”

赖五狡辩道：“少爷，不怪我无情，是钱无情哪！”

赖五的话十分不客气，加上把少爷吓得哭了，无疑如火上浇油，把刘全彻底给激怒了，指着赖五就骂开了，道：“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，明摆着早就想掠夺主子地产。你的狼子野心，少爷看不出来，我还看不出来？真后悔当初没让老爷叫你滚蛋！”

赖五也不示弱，立马横眉怒目对骂起来道：“刘全，你只是个奴才，也敢这样骂我，简直不知好歹。你想借这个收钱之名，扰乱庄客，我要是告你一道，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们要是来无理取闹，我看趁早走人！”

善保见到这种局面，受不了人情冷暖的剧变，心中战栗，像小女子般哭了一阵，抹了几把眼泪后，情绪才渐渐平息。见赖五已经撕破脸皮，和刘全骂得不可开交，情断意绝，心知再争下去也没什么好结果，当即把跟前的碗筷一推，便拉着刘全哽咽道：“刘叔，我们还是走吧。”

刘全知道这事把少爷吓坏了，又恨意难平，便走出来骂骂咧咧，恨不得把赖五给吃了，叫道：“这样走太便宜这王八羔子了，我要是手里有刀定把他劈成两半！”

善保眨着湿润的眼睛道：“他是铁了心不给了，这样吵吵闹闹，也是无用。他既然下了逐客令，我们还是走吧。”

主仆来到大街上，人来人往，却没有一个熟识帮衬的，真有落难的凤凰不如鸡之感。善保看见一家叫“小天涯”的客棧，虽简朴不大，却见店主人朱胖头堆着满脸肉笑脸相迎，招呼打千，便有一股亲切，叫道：“刘叔，我们还是还住下来，歇息歇息再说。”二人盘缠本来就不多，又遇见赖五反目，这种小客棧正合适，于是住了下来。两人要了一个房间，刘全在榻边打了地铺，能俭就俭。善保没有去过这么远的路途，一路上车马颠簸，已经疲乏，一躺下来，全身关节如渗了醋一般齐刷刷酸痛起来，哎哟哎哟地叫。用过饭后，刘全便给他打了热水洗脚，又给他周身揉揉按按，这才熄了油灯，在地铺睡去，过了片刻，鼾声就起来了。善保也颇为劳累，但一闭眼睛，脑海里却就出现赖五狰狞的面孔，一副仇人的样子。当年他在父亲面前都是服服帖帖，良善如一只羊，驯服如一条狗，嘴巴甜得像沾了蜜，无所不从，哪能想到如今这般顽赖无情。先是赖五，接着是各式各样的面孔，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，这些人都是父亲生前的至亲好友，如今个个如莫曾相识。

人可以是一只羊，也能转瞬变成一只狼，人情冷暖，如变戏法般，与礼义廉耻相差十万八千里，这叫人如何承受？想到此处，他的眼角一热，一滴眼泪不知不觉地爬了出来。

他从被子里抽出手来，抹去了像蠕虫一样爬动的眼泪。如今家里状况窘迫，绝对不是流泪示弱的时候。世间没有人能够依赖的了，唯一能依赖的必须是自己，身为长子，至少为了兄弟俩的学业，也要把重担担起。想到此处，不由长叹。身体的疲惫加上精神的起伏，一阵困意袭来，他终于呼吸均匀地入睡了。

次日清晨，刘全一醒来，愤懑难当，就在客棧庭中叫嚷，大骂赖五。客人们凑热闹的，伸长了脖子听，都鸣不平，一个山羊胡子道：“既然是贪了主子的财物，你要在这儿嚷嚷，谁也不敢替你做主，不如到衙门嚷嚷，或许知府会给你撑腰。”

刘全一听，叫道：“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，这明摆着我们有理嘛，赔不了钱，也要把他这个庄主轰走。”

店主朱胖头听了嚷嚷，笑道：“要打官司是吧，我们保定府打官司不依什么情理，只依一条规矩……”

他说了一半，故意卖个关子，众人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，齐嚷嚷道：“什么规矩，哪一条？”

朱胖头伸出一个食指比划道：“这规矩很简单，谁送的银子多谁就能赢。”

众人嘘嘘地吹气，有的道：“这规矩可不是保定一府有呀，普天之下都行得通的。”另有人道：“我就不信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告去吧，指不定能碰上一个包青天呢。”

刘全被众人说得一时振奋，一时沮丧，听了这话，道：“嘿，就是，我们少爷有福相，一准能遇上包青天，这事有救了！”

刘全用盘子托了馒头、白粥和一碗素菜，进来给善保当早餐，道：“少爷，我想到一个辙了……”善保道：“我刚才全听见了，我看是个好办法，对付这种无赖，只能靠官府。我们有理有据，知府会替我们做主的。去借来笔墨纸砚，我来写诉状。”

“那再好不过了，少爷您先吃着，我去借着就来。”刘全一早起来的一片愁云在脸上散去，满脸的皱纹都开花了。

刘全出来，见了店家喊道：“店家，借我纸笔来，我家少爷要写诉状！”

朱胖头把肿泡的眼睛眯成一条线，问道：“就是那个哭哭啼啼的小孩，他写诉状？这可是大有讲究的玩意儿，你可别瞎胡闹，要是惹恼了知府，吃牢饭也

指不定。”

刘全呵呵一笑，道：“瞧你，我就知道你这桃花眼透着小瞧人，我家少爷是咸安宫官学的学生，读过的书摞起来比他个子还高，写个诉状绰绰有余。”

朱胖头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说的可是紫禁城里头的咸安宫官学？”

刘全拍了拍胸脯道：“那可不是，天下还能找到第二家？”

朱胖头皱眉道：“我听说这咸安宫官学的子弟，非富即贵，还多皇亲国戚，你们怎么沦落成……”

刘全叹了口气道：“哎，说来话长，不说也罢，总之落难凤凰不如鸡，谁都可以欺负一把。将来等我们少爷发达了，到时候算总账。嘿，你能快点把纸笔给我们吗？”

朱胖头扭头对账房先生喊道：“你别打算盘了，快给客人笔墨纸砚，我们这个客栈里总是藏龙卧虎，每天都马虎不得，马虎不得呀。”

刘全拿了文房四宝，在房里细细研磨，对善保道：“少爷，不着急，吃饱饭才有力气告状，你把这馒头给吃了。”善保道：“不吃了，我心情不好，胃口也不好，少吃点也罢，先干正事吧。”屏息提笔，娓娓道来，写了一纸诉状，将赖五擅自截留租粮，自家并不追究，让他得寸进尺，变成呆账坏账，乃至如今只交到三四成，将呆账变成死账，有情有理有据有数，一一道来。

刘全一边听着主人念叨，一边频频点头，叹服少主人文笔清晰，不过随即又疑惑道：“这个有用吗？店主人朱胖头说了，谁的银子多谁告得赢，要不要先打点一下？”

善保摇摇头，自信道：“市井人物，以谣传谣，话不可信。知府这些人是中过举的，读过的书跟我一样，吃透了四书五经，当然懂得礼义廉耻，为皇上尽忠，为百姓尽职。要是拿钱说话，传出去的话，皇帝也是饶不了他的。官府就是判清黑白、还人公道的，要不然这世上只要学会奸诈耍赖的人，其他人都拿他无法了？赖五这种人，在这里算是地头蛇，我们是奈何不得的，只有官府出头，他才会驯服，我就不信他喜欢吃牢饭！”

刘全听着善保振振有词，半信半疑道：“我不清楚你们读的书里都讲些什么，只不过听说，‘自古衙门八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’，我觉得店家说得有些道理，先打点一下还是稳妥些。”

“荒唐荒唐，我相信为官的都是同道中人，得圣人教化，讲理不讲钱的，我们这么做只能自取其辱——还是公事公办！”善保年纪虽小，但书读得不少，自有一些主见，说话口气坚决。

刘全只好把话吞下，伺候善保把状子写完，又复读一遍，主仆去了衙门交了诉状，把赖五告到保定知府去了。

到了公堂审案，比起在赖五家中的忐忑与惊吓，善保此刻倒是镇定。因他腹中准备了措辞，信心满满，相信官府不比赖五家，谁能狡辩谁声音大谁赢。

光明正大牌匾下，知府穆璉璋吩咐升堂，眼睛露出精光，两边差役铁着脸，气氛威严肃穆。一般十来岁的孩子见了这等场面，哪能说出话来，但善保承担重任，心中憋一口气，并无惧色，跪在堂前，与跪在侧面的赖五对峙，叫道：“大人，请为小民做主，赖五本是小民的家奴……”

穆璉璋把惊堂木一拍，叫道：“你姓甚名甚，何处人氏，从头说起！”

善保被惊堂木吓了一跳，才发觉自己急于表达，交代不详，赶紧回道：“噢，大人，小民善保，哦不，善保是我的小名，小民是满洲正红旗人，姓钮钴禄氏，名和珩。父亲乃是承袭三等轻车都尉，曾任职福建副都统。家在保定有十五顷祖上的官封地……”

少年和珩，语气由慌乱转为镇定，一五一十地将缘由说出，就如在官学中琅琅读书，一边陈述，一边还看着跪在一边的赖五。赖五垂头低眉，见少东家如此慷慨陈词，与昨日哭哭啼啼的样子迥然不同，早已面色灰白。

穆璉璋看着十三岁的孩子，陈词清晰，娓娓道来，像见过世面的，也颇为信服，当即微微点头，惊堂木一拍，问道：“赖五，原告说你背弃旧主，克扣租金，赖账不还，可有此事！”

赖五像一只被踩住尾巴的老鼠，急忙抬头，脸色急速变红，道：“大人，原告一派胡言，这些年保定歉收，大人也必定知晓。我交的地租，都是实际能收到的数目，每年厘清，并无欠账，这次他们来就是无理取闹，勒索银两。我稍有不从，他们便来诬告，求大人做主，将两人驱逐回去，不再扰闹乡里。”

小和珩此刻见赖五一味抵赖，也不顾人情了，道：“大人，赖五一贯狡辩，我在诉状上写明历年赖五缴纳的数目，明眼人可以看出来赖五存心私吞租金，求大人明察。”

赖五也反驳道：“大人，赖五在这里做了多年，只想把庄园打理好，一向老老实实，与人为善，人品有目共睹。和珩仗着读了些书，信口雌黄，大人一定要为我做主！”

穆璉璋看了看两人，知道让两人争执下去，没完没了，如果不速战速决，此案会有麻烦，把惊堂木重重一拍，叫道：“大胆刁民和珩，赖五做了你家庄主，每年收成时节给你租金，你家也一一收讫，并无争执。现在并非收租时

期，你过来索要银两，侵扰庄客，当是非常无礼。念你年幼不懂事，赶紧回去反省，不再滋扰生事！”

和珅如当头被浇了一盆冷水，愣住了，半晌叫道：“大人，您一定搞错了，赖五贪污克扣的账目很清楚的，您再仔细看看……”

穆琏璋看到这孩子如此机敏但不识趣，如果不来个下马威，只怕难缠，便铁青着脸，再次喝道：“大胆和珅，胆敢说本官判案有错，简直扰乱公堂，给我押下去打三十棍！”

两边衙役应声而起，抓住小和珅的双臂，像拎起一只小鹤鹑。这下把和珅吓得哇地大哭起来，好像棍子已经着了他的屁股。在一旁跪着的刘全见状，赶忙扑上去将他从差役手里拖回来，跪倒磕头道：“大人，念他是个孩子，饶了他吧！”

穆琏璋大怒道：“反了反了，岂能说饶就饶，不打，怎能记住公堂威严！”

两个衙役过来抢和珅，刘全把和珅护住，道：“大人，他还是个孩子，要打就打我吧，我是仆人，求求大人让我代主子受罪！”

穆琏璋心想，三十军棍孩子也许受不了，如果死在公堂上倒多生了一事，便道：“好呀，天下还真有抢着挨棍打的人。我今天发菩萨心肠，就让你代过吧！”

刘全抢在前面，让两个衙役押到堂前。和珅哭叫道：“刘叔，刘叔……”刘全回道：“你别看，闭上眼睛，我吃得消。”和珅闭上眼睛，只听得刘全一声“哎哟、哎哟”的叫声，泪水从眼皮缝隙间滚出来，浑身簌簌抖动。

三十军棍之后，刘全裤子血淋淋贴着屁股。穆琏璋叫道：“把他们赶出去，退堂！”

刘全拖着双腿，去拉和珅，和珅却泪汪汪的，瘫软一团，开审前的满腔希望到此刻的失望，巨大的落差使他萎靡不振，浑身无力。刘全忍痛道：“到我背上来，我背你出去，咱们别待公堂了。”

和珅哽咽道：“可是，你受伤了。”

刘全咬牙道：“我顶得住，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你伤一根寒毛的。你是惊吓过度，腿上无力，使点劲，到我背上来。”

刘全艰难地驮着和珅，在衙役的驱赶声中出来，最后一眼看到赖五面露窃喜。走出衙门，刘全感觉背上热乎乎的一片，用手一摸，道：“少爷，你是不是尿裤子了？”

和珅这才回过神来，发觉不知什么时候胯下汪成一片了，哭道：“我真没

用，胆子怎么这么小，我都没脸见人了——刘叔，你不会说出去吧！”

刘全道：“哎，我怎么能说你的，那场面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，你毕竟还是个孩子嘛！”

刘全到了街边，径直叫了辆马车，上了车，果然见到和珅的裤子湿了一大片。和珅缓过神来，脸色恢复了些红润，道：“刘叔，我知道你不会跟别人说，我的意思是，也别无意中说出来，那我可没脸见人——哎，这个知府怎么会这么糊涂，还要打我！”

刘全道：“我早就说过，要先送钱嘛，看赖五这架势，一定是送过钱的，我看他跟知府递眼色呢！”

和珅道：“这知府难道没读过圣贤书，难道不知道‘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’？如若我是知府，指定会查清账目差额，审问赖五差额在哪里，如果赖五抵赖，可找庄户来对质，一切都水落石出。难道，真的是有猫腻？”

刘全皱着眉头道：“少爷，我看你是钻到书本里去，根本不知道人间的事了。我不知道你们读的书里讲什么，我只知道读书就是为了做官，做官就是为了捞钱。我没读过书，但‘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’，这话我是懂的，不拿钱，哪来这么多银子！”

这个咸安宫的学生，第一次知道自己所学的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在现实官场的沆瀣中，竟然不堪一击。之间的落差，让他久久地沉浸在惊愕中。不由叹道：“看来真的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为官的都这样，让老百姓怎么活。有朝一日我若为官，一定要肃整风气，做个青天大老爷，让老百姓有活头。”

刘全道：“少爷，咱们还是别想那么远的事，先把裤子给换了——昨天给你洗的还没干，你先穿我的，在房间里将就着，我看到了夜里就可以干了。到客栈了，来，小心点下，跟在我后面，别让人瞅见了。”

回到客栈，朱胖头早已等候打听，看见主仆俩满脸沮丧，行动艰难，尾随着问道：“告官回来了？怎么样，赢还是输？看这神气，该没什么戏吧？”

刘全不耐烦道：“走走走，别吵嚷了，让我们少爷休息休息。”

朱胖头讪笑着退回，冲其他探头探脑的客人道：“嗨，我说过他不听，就我这小客栈，住过不少打官司的，舍不得花钱的，没一个赢。知府的脾气，我是门儿清了，可人不信，都以为有包青天，包青天是老天爷看不下去了才下凡一个的……”

刘全在房间里，从行李箱中取了裤子，给和珅换上，刚坐到床上，突然一头倒下，不省人事了。和珅急忙叫道：“刘叔，刘叔，店家店家！”

朱胖头正愁没借口进去了，听了叫唤，赶紧进来，叫道：“哎哟，被人打死了？我摸摸，还有气，快掐人中。估计是疼得紧，忍着，回来一放松，反而晕死了。”一边唠叨，一边掐着人中，叫伙计们拿了水进来喷洒，折腾了一会儿，刘全慢慢醒来。和珅见他醒转，扑上前来抱住，主仆俩号啕大哭起来。

养了一日，两人元气恢复了些，只是刘全屁股疼，走路像夹着一块板凳。店家给找来跌打药涂抹，刘全像从酒缸里捞出来一样，浑身散发刺鼻味。

“说理说不过，告官告不过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的，咱们住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，还是回到京城去想想法子吧。”刘全摸着屁股，想来想去，想不出办法，住在客栈一日便多一日盘缠，不如早点回去。

“回到京城，能弄到钱吗？”和珅反问道。

“这……哎……”刘全叹了口气，无言以对。

一家子原来的生活，主要靠父亲常保的俸银，常保去世后，断了来源。常保在世，是有常来常往的亲戚朋友的。窘迫之中，和珅也向他们伸手求援，但此刻人走茶凉，一个个原来交情不错的，此时都变得冷漠，人人心中都有一本账，知道这个家庭已经不再有权势，若要帮助，则是个无底洞，帮不完的，索性板起脸来断了交往，拒绝善保的求援。善保小小年纪，便见识了一张张阴阳脸，在京城告贷无门之后，才动了去保定筹银的念头。如今在保定一无所获，回去将是两手空空，再无门路。

“不能就这样回去。”和珅咬牙道，“就是想破头皮，也要把我和弟弟的学费银两筹集好，若是上不了学，将来是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
“那可不是，可是都到这个地步了，有什么法子呢？”刘全皱眉道，“难道少爷有什么点子？”

“点子倒是有一个，但这可能是天下最坏的点子了。”和珅咬着嘴唇，皱着眉头像是自言自语，“不过，最坏的点子也比没点子要好！”

刘全满脸疑惑：“什么点子，能坏到哪里去？”

“这个点子呢，还需要你上赖五家走一趟！”和珅沉吟着，凑着刘全的耳朵低语了两个字。

刘全一听，好似头上被炸了一个雷，叫道：“不行不行，这么干的话，你阿玛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，回头让人知晓了，都说你败家，太没面子了。”

“刘叔，现在我们走投无路，方才那三十军棍要是落在我身上，我还哪里有命？命都快没了，我真的不需要面子，咱们务实点好吗？”现在轮到和珅谈务实了。

“不说面子，回头你额娘知道了，也饶不过你，我这当奴才的也得落个教唆的罪名——你再考虑考虑？”刘全毕竟是大人，行事不冒进，颇为踌躇。

“如今形势逼人，不是万不得已，我是不会出此下策的。但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，为了能够渡过难关，继续学业，我唯有走这一道了。额娘知道了，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她也是没有办法，我们俩最多落个几天的臭骂——跟三十军棍相比，吃顿臭骂算是够舒坦的了！”和珅为了说服刘全，居然还说笑起来。

刘全皱着眉头，似乎要被和珅说服。

和珅说出的两个字是——“卖地”。

这堪称是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定。自古以来，不论是当官还是经商，有了钱以后，最重要的用途就是看准时机，广置良田，成为富豪乡绅。田产不仅是家产，更是身份的体现。把祖上地产卖掉的人，则是家族中的败家子，不但败家产，而且把面子全败了，为人所不齿。但凡不是到了穷途末路，还顾着名声的人，绝对不会卖地，况且和珅的这块地还是祖上的官封地，是皇帝亲自赐予的，不仅是地产，而且还是一种荣耀。

和珅在心里权衡过这块地的去留。如果留着这块地，靠着赖五那里偷工减料的租金，可保全家勉强度日，但兄弟俩要继续上学，就不可能了。如果卖了，依照行情，可以维持兄弟俩两年以上的读书费用。

“少爷，俗话说急事缓做，你要不要再考虑几天，稍后做决定？”刘全毕竟把他当成孩子，这么重大的决定，自己是有责任的。

善保明亮的眸子里闪着决绝的光，分析道：“留着这块地，跟赖五这种无赖之徒纠缠，不但耗时耗力，将来也拿不到多少租金；不如卖了获得资本，我兄弟俩能够专注用功。卖了祖产虽是忤逆之举，但我们兄弟也不是守着祖产吃闲饭之辈，将来若有机遇，我再购置比十五顷更大的资产，先父与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必能理解我的衷肠，不会当我是败家子的！”

一番话说出满腹心事、人生苦衷，刘全的眼里都闪出了泪花，道：“确实是形势逼人，你要是想清楚了，我做奴才的唯有听命就是——不会再后悔吧！”

“去吧刘叔，我不怕挨骂，不怕被人说辱没祖宗，就怕不能继续学业，你就不要顾虑了！”

赖五赢了官司，正在家得意着。常保去世后，家族一落千丈，这一次交锋之后，和珅再无敢来骚扰之理，将来这块土地，自己更可以为所欲为。以后自己不是二地主，而是真正的地主了。正在此时，见刘全一瘸一拐，铁青着脸进了门。赖五一瞧这架势，难道是心有不甘来搏命的？忙从庭院的椅子上站起